

# 谢飞:读懂父亲,晚了四十年(上)

◆ 罗颖

## 谢飞常常自问,真的了解父亲么?

作为“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儿子,他和父亲年龄差了整整五十八岁。自他记事起,父亲就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

1971年6月,当谢飞兴冲冲地从保定白洋淀农村干校返回北京准备结婚时,碰上的却是父亲的去世与葬礼。在那时候“横扫一切陋习”的“革命气氛”下,谢飞的家人在北京医院太平间为父亲搞了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医院养病,同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董必武,在儿子搀扶下赶来见老友最后一面。董老手书的挽联,谢飞至今记忆犹新:“长征老战士,文革病诗人。”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法制奠基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政协副主席等职——这是外界予以谢觉哉的评述。作为儿子,1942年出生于硝烟弥漫的延安、乳名“延河”的谢飞,长久以来似乎从未真正且具体地了解过父亲。“他健在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七人还多是学龄儿童、少年或青年;父亲暮年又逢‘文化大革命’,我虽已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但运动频频,上山下乡,在他身边的时光少得可怜。”改革开放后,被称为中国第四代导演领军人物的谢飞忙于教书、拍戏,开创事业,同样忽略了了解熟悉又“陌生”的父亲。

直到自己迈入晚年,生活节奏逐渐放缓的谢飞开始静下心,“读”自己的父亲——他读同为老红军的母亲王定国在三十年前的1982年组织人编写、出版的《谢觉哉传》、《谢觉哉文集》;读父亲留下的大量日记、书信,在父亲用毛笔书写的蝇头小楷里、在一张张发黄变脆的纸张中,他第一次对父亲的生活情感,有了实实在在的体会。

两年前,谢飞着手整理父亲日记、信件,从中选出与家人、友人的115封通信编辑成书,《谢觉哉家书》已于近日出版。

谢飞说,真正读懂父亲的足迹与悲欢,自

谢飞说,自己到了七十几岁才真正“尽孝”。作为“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儿子,年轻时他忙于教书、拍戏,从未真正了解过与他年龄相差五十八岁的年老的父亲。当自己也进入老年,他开始静下心来读父亲留下的日记、书信,在那些发黄变脆的纸张中,他渐渐读懂熟悉又陌生的父亲。



■ 著名导演谢飞

己晚了四十年。

## “我虽然敬爱你,却不能喊你做同志”

1984年拍摄电影《湘女萧萧》时,谢飞第一次回到父亲故居——宁乡沙田乡堆资村的南麓冲。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父亲第一位夫人的照片,知道了她的名字——何敦秀。

谢觉哉与何敦秀的结合,是旧中国农村典型的传统婚姻。何敦秀出身中医世家,其父中过举人,做过清朝官员,家教敦厚,幼时读过三年私塾。那时,谢觉哉曾在何家附近一个书院读书,与何敦秀堂弟是同窗好友,多次受邀去何家玩,被何父看中,安排与其女见面,在两人默许下,双方家庭结下姻缘。结婚时谢觉哉15岁,何夫人比他长近5岁。

谢觉哉与何敦秀共同生活21年,育有四男三女。受进步思想影响,曾为前清秀才的谢觉哉自觉走上革命道路,1919年他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36岁的他应何叔衡之邀离家赴长沙任《湖南通俗报》主编,该报揭露政治黑暗,批评错误思想和社会陋习,文字犀利辛辣,但因“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于1921年6月25日被迫停刊。同年,谢觉哉在毛泽东等人介

绍下加入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半个世纪的长沙、洪湖、上海、江西苏区、长征、延安、解放等各个时期的长期离别家乡的革命生涯。

然而,远离故土的谢觉哉并没有忘记妻儿,《谢觉哉家书》中收录了他自1919年至1963年写给宁乡家人的二十二封书信。

谢飞正是在1984年回乡时,第一次看到父亲写给何夫人的信,它们被复印贴在墙上。敦秀:

你上回写的信,喊我做夫君大人,这次写的信,喊我做焕南老兄。大人两个字,我实在不敢当。民国时代,官场中已没有大人的称呼了,家庭中,也不作兴喊爷娘做大人了。就是老兄二字,也不妥当……因为你的年纪,本比我大几岁,你以后写信,如果摆姐姐夫架子不出,你就写个“夫君”和“焕南”二字就要得。

这是1921年4月谢觉哉写给妻子的一封信,同他对感情笃深的夫妻一样,谢觉哉在信中向妻子“汇报”着生活起居:我在这里每天的事也不少,早晨六点多钟起来,洗面呀,操八段锦呀,屎尿呀,差不多要点多钟。八点钟的时候吃早饭,吃饭之后,就要做报,要到十一点钟才完工。再看几十分钟的报,就吃中

饭。吃中午饭之后,或者要到学校里去上课,我在修业学校教了几点钟书。或者在屋里看书,或者同朋友扯淡,或者看外面来的信,或者自己写信,下午算是闲一点……

除了表达对妻子的思念,1920年代,谢觉哉在家书中还会反复提及对子女亲人前程的考虑,比如:“廉伯(注:谢觉哉和何敦秀的长子)说不愿在家,要学我一样,还真好笑。我这种人,在家里没有得用,所以跑到外面混混,其实没有一点趣味,抛离妻子,好像一种机械……况且廉伯本是个宜于务农的人,不要替他打错了盘算……子谷(注:谢觉哉与何敦秀二儿子)下半年升学,暂时不能替他预算前程。琼英(注:谢觉哉与何敦秀大女儿)、佩玉(注:谢觉哉同父异母妹妹)再读下子,将来还是在乡里做个裁缝或织袜司务,书读得好一点,或者当个把小学教员……”

除对子女晚辈的教诲,谢觉哉对家人的关注,还体现于生活细微之处。1921年4月,看到各地饥荒,他嘱家人“家中的谷总要留点”,“怕不免有逃荒的到我地方来”,“预备应急”。1922年前后,听闻家中收成不好,他告知家里“继母的猪即可杀去一只,我的猪也即可杀去一只。剩下的那一只,也不要喂米……我再限你们每家至多只准喂二只鸭,喂一只鸡……猪同鸡的消耗很多,一定要实行,并要写信告我。”

1927年,谢觉哉因“马日事变”遭通缉,离开湖南长沙,自此先后流转到上海、中央苏区、延安。其间,因国共对峙,家书无法寄达,谢觉哉与家人断绝音讯十年。直到1937年国共联合抗战,谢觉哉被派往兰州,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才与家人恢复通信。

相隔十年,谢觉哉给妻子写的第一封信是一首诗。“音书久断绝,生死不可踪。累汝苦思念,暮暮复晨晨。累汝御强暴,一夕或数惊。累汝家计重,荆棘苦支撑。遥知鬓发改,不复旧时容。我行山川异,南北又西东……别离何足惜,贵不负初衷……”

自此封信后,谢觉哉与家乡亲人的通信再无中断。

## 迪士尼浦东梦

叶永平



信读者是心知肚明的。

浦东迪士尼是这样来描绘主题酒店的:夕阳西下,在迪士尼乐园畅玩整日的孩子们,开始打着盹进入梦乡,近在咫尺的迪士尼主题酒店为渴望继续神奇之旅的人们提供了绝佳去处。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和玩具总动员酒店,为游客提供不止一日的游玩体验。两座酒店分别设有420间和800间客房,结合了迪士尼故事讲述的主题设计及温馨的迎宾服务,将提供丰富多样的娱乐活动、美食飨宴、购物体验及其他休闲选择,在蕴含中国魅力和特色的同时为宾客带来“唯有在迪士尼”的独特体验。

据可靠消息:作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标志性酒店,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以高雅的“新艺术主义”为设计风格,并充满迪士尼的神奇和想象力,从装饰、墙面、窗帘到家具,到处都呈现着迪士尼的奇妙思想;而玩具总动员酒店则提供另一种富有趣味的体验,将游客带入迪士尼·皮克斯系列电影《玩具总动员》中的玩具世界。不论下榻其中哪一间酒店,每位宾客都可以享受到全方位的迪士尼体验,与挚爱亲朋共同创造美妙的回忆。

从抵达酒店起,宾客们便进入了无与伦比的迪士尼故事讲述之中。酒店精心设计的神奇时刻将让宾客感受到浓浓的欢迎之意。无论是经过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门廊处栩栩如生的米奇和米妮铜像,或是穿过玩具总动员酒店的胡迪牛仔苑和巴斯光年苑这两个庭院,宾客的迪士尼神奇体验遍布酒店的每个角落。信步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之中,宾客们还有机会巧遇《小美人鱼》《美女与野兽》《灰姑娘》和《狮子王》等经典动画中的迪士尼明星。

两家酒店的餐饮服务更将迪士尼主题故事带入美食体验中。宾客们可以在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的卢米亚厨房自助餐厅与迪士尼明星们共同进餐,也可以在绚景楼一边享用正餐,一边欣赏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壮丽景色;移步玩具总动员酒店,宾客在阳光食汇品尝美食的同时,还会惊喜地发现在头顶上飘扬着以玩具总动员动画明星为主题的中式风筝。这些风筝的灵感源于中国著名风筝之乡——山东潍坊的传统风筝制作工艺。

## 13.陷入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困境

有一次,老许买回的几枝新鲜花椒还挂着几片叶子,妻子立即命令他:“你给我把叶子摘掉。”许少可只有听妻子的,将叶子一一摘了。妻子检查时发现有一小片没有摘干净,顿时暴跳如雷:“为什么不摘干净?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他想申辩,但话还没说出口,妻子却说出了让他更震惊的话:“你给我跪下!”“男儿膝下有黄金,他怎么也不肯跪。”“不跪?那好,我就死给你看!”说着,妻子就要跳楼。没有办法,老许只得跪了下去。但这还没完,妻子变本加厉,还要他抽自己的耳光。

一个男人这样作践自己,这该是怎样的屈辱?那是一个人的尊严啊!可是,为了妻子,他只能忍受。但是,他怎么也无法忍住汹涌而下的泪水。见他在哭,妻子更来火,拿起铁脸盆在他头顶上“当当当”猛敲,直敲得脸盆变了形,敲得他眼冒金星,直到她解了恨才放过他。事后,他的头痛了半个多月。

“失去女儿前并没有吃过多少苦,但现在,一天咽下去的苦,超过前半辈子了。”许少可说,“可眼下的苦难还看不到头。妻子情绪一失控就要自杀,就要和女儿躺在一起。平时睡觉的时候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生怕她出事。”最头痛的是,妻子忌医。老许多次建议妻子去看一下精神科医生,遭到妻子的强烈抵制。有几次好不容易将她骗到医院,最后还是让她跑掉了。

没有办法,他只得托朋友从北京请来一名心理医生,佯装成普通朋友到家中做客,与妻子交流,希望能对她的精神状况做些分析,并进行心理疏导。刚开始还正常,但过了一会,妻子就从厨房取来一把菜刀,径直朝心理医生走过去:“你还说?再说,我今天就杀了你!”幸好许少可反应快,一把抓住妻子的手腕。

因为失去孩子垮掉的何止许少可一家。媒体报道,杭州一对夫妇正在读大学的女儿因白血病去世后,夫妻俩均患了严重的抑郁症,2015年7月19日,在女儿去世一百天的祭日,夫妻俩一个从十二楼跳下来,另一人服毒自杀。

据调查,在“失独”人群中,60%以上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曾有自杀倾向。至2014年底,在美丽的古城苏州,仅姑苏区苏锦街道就有“失独”家庭八户,共十二位“失独”老人,平均年龄五十四岁。失去子女后,这些家庭均陷入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困境,其中六人精神抑郁,一人患精神分裂症,一人住进了精神病医院。在这样的

家庭里,不论是痛苦的病人还是比病人更痛苦的家人,做人的起码尊严已不复存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只剩一个躯壳。

这一切,都是“失独”之痛惹的祸。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曾说:“失去父母的孩子可以长大,但失去孩子的父母是怎么都过不去的。”是的,失去父母的孩子可以通过社会救助或其他途径重获温暖,可失去孩子的父母,谁也无法抚平他们心灵深处的伤痛。肌体的痛也许可以痊愈,但心里的痛却无药可治……

“清明山间路,坟头有泪痕,别人奠先祖,我却祭传人”。这是某大学外语学院2013级学生何景怡的父母在2015年清明节这天写下的

诗句。

2014年7月23日凌晨,以665分的高分如愿考上某重点大学的何景怡,因学校停电,忍受不了炎热的天气,便搬离寝室,来到学校附近的宾馆睡觉。只是在炎热的室外来回搬东西上了几趟,没想到,她竟然毫无预兆地死在了宾馆的床上,未留下片言只语。

当时学校为了安抚她的父母,只说她昏迷了,要送医院抢救。当她的父母坐了五个多小时的火车赶到学校时,才知道女儿早已离他们而去。在殡仪馆里,夫妻俩紧紧抱着女儿冰冷僵硬的身体,妈妈用自己的脸贴着女儿冰冷的脸。可任凭他们哭天喊地,女儿也不能再睁开眼睛看他们一眼了。

女儿的离去,带走了夫妻俩的一切希望,他们的人生从此没有了方向,没有了盼头。2015年4月5日清明节,他们来到位于家乡某陵园女儿的墓前。“孩子呀!人家祭祖坟,我却祭传人。天苍苍,泪两行,今日祭我爹娘,他日爹娘谁来帮……”

## 中国「失独」家庭调查

韩生学

